

什麼是自由？

茄羅蒂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什麼是自由？

茄羅蒂 著
凌其翰 譯
徐繼曾 校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ROGER GARAUDY
Grammaire de la Liberté
É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0

根據巴黎社會書刊出版社一九五〇年法文版譯出

什麼是自由？

〔法〕茹羅蒂著

凌其翰譯 徐繼曾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087Q637·787×1092 $\frac{1}{32}$ ·4 $\frac{7}{8}$ 印張·103,000字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24,000 定價：4,600元

目次

俄譯本序	一
說東道西（代序）	二七
第一章 一個幻想的產生及其歷史	三九
第二章 所有權反對生存權	六二
第三章 哲學的謊言和謊言的哲學	六六
第四章 具體的自由	一二三
結論	一四五
譯校者後記	一五一

俄譯本序

康士坦丁諾夫

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和最後階段，是資本主義腐朽、衰落和崩潰的時期。如果代替封建的專制政體，並在社會的政治發展方面意味着前進了一步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總還與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即自由競爭相適合，那末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統治時代，就意味着資產階級過渡到政治上、社會上、思想上的反動，過渡到全面的反動。

由資產階級民主制度過渡到政治的反動，從資本主義總危機開始的時候就特別加劇了。這個危機意味着資本主義體系過去相對穩定之終結，意味着這個體系內外矛盾和敵對性的加深。而且現代資本主義的動搖性、不穩定性、內部弱點及其前途的無希望，愈是揭露得多，愈是暴露得多，則資產階級墮落到法西斯專政制度的過程及其對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放棄，就愈會加緊地發生。

斯大林同志說：「從前，資產階級高唱自由主義，維護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從而在人民中間爲自己樹立了聲望。現在，連自由主義的影子也一點沒有了。所謂『個人自由』已經不再存在了，——現在，僅僅那些擁有資本的人們才被承認有個人權利，而其他的一切公民則

被當作只適於供剝削的人料。人們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則被踐踏了；這種原則已代之以從事剝削的少數人享有充分權利而公民中被剝削的大多數人則毫無權利的原則。」^①

政治反動最極端的表現，就是法西斯主義——壟斷資本公司開的恐怖專政。法西斯主義意味着資產階級民主的公然放棄，意味着資產階級摧殘工人運動和所有民主組織的意圖，意味着法西斯武裝匪幫在國內的橫暴和帝國主義在國外的侵略。

法西斯專政過去曾經以露骨的形式存在於帝國主義的意大利和德意志，一直到它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粉碎為止。法西斯專政現時仍以露骨的形式存在於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土耳其。法西斯主義以其血腥的罪行和屠殺政策，引起了人民對它的極端憤恨。

這種情況現時就使得最暴虐的、最反動的帝國主義的和警察的制度，例如，在美國，在事實上甚至連資產階級的民主都已放棄的情形之下，還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民主的模樣，以「民主」和「自由」的虛偽旗幟來掩飾自己。

馬林科夫同志在我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揭露美國「自由」的真實本質時，曾經說道：「美國統治者宣稱，他們所嚮往的似乎是建立『自由國家集團』之類的理想。他們再三發表聲明說，美國、英國、法國、土耳其和希臘代表這個『自由國家集團』，而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共和國則彷彿是『不自由的』國家。在我們看來，美國、英國、法國、土耳其及其

① 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六頁。

他資本主義國家確有「自由」，但這不是人民的自由，而是剝削和掠奪人民的自由。」①

美國在國內和在國外的反動的帝國主義政策，本質上就是法西斯的政策，這種政策，甚至還要超過希特勒制度的殘暴行為許多倍，但是美帝國主義這種最下流的殘暴行為，是在「和平」、「自由」和「民主」的虛偽旗幟之下作出來的。

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以「民主」和「自由」的假面具，掩飾其反動法西斯的對內政策，也正如其以愛好和平的假面具來掩飾其對外的侵略政策一樣。

爲了「自由」與「民主」，竟頒佈了最殘酷的、最反人民的法律，對共產黨和其他進步團體的領導者，竟以警察和法庭來鎮壓。在審訊的時候，竟將被告的辯護人逮捕而將其置之於監獄。辯護的證人，以其作出不利的證言，竟使其坐在被告席上。

爲了「自由」與「民主」，竟將成千累萬的正直人士從國家機關趕了出來。

爲了「自由」與「民主」，三K黨的武裝匪幫及其他匪羣竟對黑種的工人和白種的工人實行恐怖手段。在光天化日之下，爲了極小的嫌疑，竟將黑人們處以磔刑，或活活地將其火堆中燒死，或將其街衢、在田野、在私宅中殺死。

爲了「自由」與「民主」，千百萬和平擁護者受到迫害，因爲他們反對本國反動政府的帝

①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八頁。

國主義政策。在美國、在這個壟斷資本的「天國」，如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一樣，竟組織了許多警察嚴刑拷問的機關，如像所謂「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即是。這些機關的活動，就是嘲弄個性，蹂躪人格，野蠻殘忍，行暴爲非，逞兇肆虐。

美國的密探局，竟像對付刑事罪犯一樣，使千百萬和平公民捺了他們的指紋。警察當局，遵照杜魯門總統的命令，建立了一批集中營，誰不贊成美國反動派的屠殺政策，就請誰入甕。所有這一切，似乎都是爲了「自由」與「民主」。

從大學和高等學校中趕出了數百名先進的學者。從好萊塢趕走了一些先進的藝術工作者，並將其交付法院懲處。從報紙雜誌的編輯部，從無線電廣播機關趕走了一批前進的新聞記者和評論家。

美國帝國主義的辯護人、法西斯主義和侵略勢力的宣揚者，厚顏無恥地誇耀其在取消民主與自由一方面的成就。

哪怕是看一看美國教授海洛爾德·德·拉斯維爾的發現，也不是沒有用的，拉斯維爾在其「民族安全與個人自由」一書中曾經寫道：「現代的美國人經常處於恐怖之中，他想：『有沒有人偷聽其公事房中或家庭的電話呢？在他的房間是不是裝設了錄音器呢？昨天來查表的人是不是派來翻閱其圖書室書籍的密探呢？辦事處新來的姑娘是不是警察局派來的偵探呢？他的老友密告席間談話，是不是增加了收入呢？縱令其鄰居的仇人不寫密告，是否不致由於恐怖而拒絕訂閱『自由』雜誌呢？由於耽心警察檢查私人通訊的緣故，是不是停止與同學（這個

同學也許會加入共產黨「陣綫」的某種組織）通訊呢；如果有被警察分局記明備查的危險，值不值得時常就任何可以爭論的政治問題發表意見呢？爲的是使患疑心病的友人不講些什麼流言蜚語說他家中有「破壞」心情，是否應該警告妻室兒女，避免談論值得爭辯的問題呢？」

資本大王的獨裁，勞動者的毫無權利地位，對一切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士，前進的學者、著作家、演員的迫害和恐怖行動，警察的專橫和暴行，間諜活動，告密，恐怖，不信任，普遍懷疑的環境——這就是喧囂一時的「美國生活方式」。曾經被美國秘密警察（聯邦調查局）迫害的，對其提起訴訟的美國著名學者與和平戰士威廉·杜波依斯博士，在其「爲和平而戰鬥」一書中這樣敘述美國現代的政治制度：「因爲它實行思想管制；它打算制止思想的傳播；它打算打斷世界文化的自由交流並使一切美國文化降低到密士失必州和內華達州的水平；它宣佈思想和別人相同就是罪行，假如你的思想是反對某些半開化的人的偏見、欺詐和野蠻主義的話；它宣佈揭穿所謂戰爭是通往和平的途徑的陳腐謊言就是叛國；它把一切不願讓自己的兒子長大起來去屠殺男女和兒童的父母都釘在十字架上……政府能够使我們的思想、感情和文化受到從南方黑人沒有選舉權的城市、西部礦場或密士失必幫政治圈中來的任何一批沒有受多少教育的狂妄分子的絕對控制，其目的在於：摧殘美國的教育，並使它走上錯誤的道路；限制思想，打擊進取心；讓小學生躲在課桌下面而不讓他們學習讀書寫字；使間諜、告密者和職業說謊者成爲聖者；使一個沒有自由的國家把奴役叫作自由，把一個民主國家變成警察國家！」

從前爲資產階級所誇耀的資產階級的民主、資產階級的自由，現在已經被警察制度糟蹋

了。美國帝國主義對外的政策，就是其對內政策的直接延續。

使得一系列國家——法國、意大利、英國、西德——的民族經濟的許多部門毀滅的，使得人民大眾破產和貧窮的，使得他們喪失民族自主權的「馬歇爾計劃」也是在「美國民主」的旗幟之下實現的，並且稱之為「具有歷史意義的善行」。在「貿易自由」的旗幟之下，把陳舊的美貨輸入依賴美國的各國，使得這些國家的民族經濟解體。

在關於和平與民主的虛偽詞令的叫囂之下，美國帝國主義竟對和平的英勇的朝鮮人民，進行兩年多侵略的、血腥的、可憎的罪惡戰爭。千百萬朝鮮的和平居民——幼兒、婦女、老人——慘遭美國野蠻人的屠殺。在田野工作的和平農民，遭受美國飛機的掃射。

朝鮮的數百座城市，數千個鄉村備遭破壞燒燬，被變成一片焦土——往往連城鄉居民在內整個化為灰燼。化學戰爭武器，凝固汽油彈，鼠疫、霍亂病、傷寒病、黃熱病等細菌的散佈——所有這一切，竟被「文明的」美國野蠻人用來反對愛好勞動的和愛好和平的朝鮮人民，力圖迫其屈膝，變為甘心順從的殖民地奴隸。

解除武裝的朝鮮戰俘和中國戰俘，成百地遭受屠殺；對他們，如像對供實驗用的動物一樣，竟以之來試驗細菌武器和化學武器。

但是如果所有這些野蠻行為、食人作風、殘暴手段都叫做「美國民主」的政策，而所有

這一切又是在「美國自由」和「美國生活方式」的旗幟之下，聯合國的民主旗幟之下完成的，那末這一類的專制政治、法西斯主義、屠殺行爲、警察的專橫、帝國主義的暴戾又將作何解釋呢？

美國帝國主義的血腥罪行，無論其在朝鮮和希臘也好，在美國內部也好——這就是最兇惡的帝國主義的反動；這就是在民主和自由假面具掩飾之下的法西斯主義。

馬林科夫同志說：「美國帝國主義現在不僅是一個侵略者，而且是一個世界憲兵，它盡力之所在各地絞殺自由，並培植法西斯主義。」^①

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其中包括法國正在由民主過渡到帝國主義的反動，過渡到法西斯主義。

只有共產黨領導的法國工人階級的團結和強大，才能擋住最卑鄙的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的道路，才能擋住自命爲拿破崙的戴高樂及其他公開的法西斯暴徒的道路。

法國二百個家族的政權，也如在世界資本主義反動勢力的中心美國一樣，是以「民主」和「自由」的虛僞旗幟作掩護的，但同時却蹂躪往時的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法制、資產階級憲法上所載明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各項基本原則。

①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

令人憎惡的越南戰爭，法國當局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的橫暴，對和平擁護者的摧殘，法西斯暴徒對共產黨辦公處所、進步報紙的編輯部和工會組織的襲擊，警察對罷工工人的迫害，共產黨領導人、工會有黨籍的和無黨籍的活動家之橫遭逮捕——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現時法國政治制度的真實本質。

與現代反動資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放棄，對資產階級自由的放棄伴隨而來的就是其對民族主權的放棄，對其本國民族利益的出賣。

斯大林同志說：「從前，資產階級被當作民族的首領，它維護民族的權利和獨立，把民族的權利和獨立看得『高於一切』。現在，連『民族原則』的影子也一點沒有了。現在，資產階級出賣民族的權利和獨立來換取美元。」^①

如像法國、意大利、西德、日本、希臘這些國家的反動資產階級對民族主權的放棄，向美國帝國主義投降——這就是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對本國人民恐懼的結果。

馬林科夫同志說：「法國、意大利、英國、西德和日本的統治集團已聽從美帝國主義的驅使，放棄了他們民族的、獨立的對外政策。誠然，這些國家的統治集團因此出賣了本國的民族利益，承認了他們自己的破產。但是這些集團却寧願犧牲本國的民族利益，希望獲得大洋彼岸的帝國主義保護者的援助，以對付本國人民，因為他們害怕人民甚於害怕外國帝國主

① 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六——七頁。

義的奴役。」^①

帝國主義的思想家，賣身投靠的資產階級哲學家，社會學家，宣傳家，政論家，作家以及資產階級的厚顏無恥的奴僕——右翼社會黨人，這些工人階級的變節分子和叛徒——繼續在寫關於民主與自由的文章、論文，以各種腔調誇讚資產階級腐朽絕頂的法西斯化的政治制度。

要提請讀者注意的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羅齊·茹羅蒂的「什麼是自由？」一書，是用來探討工人階級當前最迫切任務之一的，那就是揭露現代各種反動的虛偽的資產階級自由理論，而這些理論的使命，就是：掩飾資本主義各國的法西斯化，掩飾資產階級之放棄保衛其本國的民族利益，掩飾資產階級的代表者放棄以前的自由主義。

以前對封建的專制政體來說，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前進了一步的，而自由，縱然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自由，與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封建的政治思想體系來比較，也是意味着一定的進步的。

在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已經放棄了資產階級民主的旗幟，它褻瀆了這面旗幟，而關於民主與自由的資產階級的反動理論，則是替反動的、帝國主義的、半法西斯的和法西斯的制

①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〇頁。

度作屏障的。哪一種政治制度在其本國佔統治地位——是希特勒主義型的公開的法西斯新制度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這不能是工人階級漠不關心的。因此，自由共產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努力爭取真正的自由——爭取人民民主，爭取工人階級方面對社會的政治領導、經濟領導以及其他各種領導（無產階級專政），作為自己的主要政治目標——同時還進行鬥爭，來反對帝國主義的反動勢力，爭取保全和擴大那些有限的自由，因為這些自由是資產階級的憲法所宣佈的，而現在却為資產階級本身及其政府公開地加以剝奪。

斯大林同志向列席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資本主義各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領導人致詞時，曾經說：

「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這面旗幟已經被拋在一邊了。我認為，正是你們，共產主義和民主的政黨的代表們，必須舉起這面旗幟，打着這面旗幟前進，如果你們願意把大多數人民集合在自己周圍的話。除了你們以外，再沒有人會舉起這面旗幟了。」①

因此，凡屬揭露資產階級關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自由底謊話的舉措，一切用之於正確解釋這問題的書籍，都足以幫助各族人民爭取和平、民主與民族獨立，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共鬥爭。

「什麼是自由？」的著者羅齊·茹羅蒂教授把他這部著作正是用來闡明這個重要問題的。

① 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六頁。

他不是如老學究一樣，而是作爲共產黨員、作爲爭取自由的真正戰士來處理問題的。羅齊·茹羅蒂是法國共產黨活動家之一，是該黨的中央委員。他寫過許多書籍和小冊子，這些書籍和小冊子都是用來批評包括資產階級反動哲學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同時也是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如「共產主義與道德」，「掘墓人的文學」，「教會、共產主義、基督教徒」，「科學社會主義的法國的源泉」等均足。

一九五〇年在巴黎出版的「什麼是自由？」，是打算分析自由的概念的，而且這一點它是做到了。它在理論上和政治上揭露了資產階級關於西方生活「自由」的謊話，因之它帶有與現代資產階級鬥爭的戰鬥性質、現實性質。它以鮮明的政治評論文章的姿態揭露資產階級自由觀點的本質，因爲資產階級想藉這種觀點的幫助使羣衆看不見事物的真實情況。羅齊·茹羅蒂這書的價值，就是在於這書揭露了資本主義各國現代政治制度的反動性質，資產階級關於自由的理論和說法的虛偽。

羅齊·茹羅蒂在他這一書的緒論部分，以從實際生活中所採取的許多鮮明事例，來證明資產階級的自由，對於資產階級法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各國的勞動人民來說，實際上究竟意味着什麼？

茹羅蒂譏諷道：「你說美國憲法是民主的模範。我也不得不承認美國的法律對每個人是公正的、平等的。法律對於沒有房屋住的失業工人和億萬富翁，一律禁止他們坐在公園長凳上過夜，法律對於他們也一律給予新聞自由。」

誠然，若要享受這種自由，要在報紙上寫作或請別人寫作所需要的材料，幾個先決條件就必不可少……首先要收買一家報紙。一家中等報紙，例如『費城詢問報』於一九三〇年出盤的價格是一千八百萬美元。這是要走進自由王國的價錢。」（見本書第三十三頁）

羅齊·茄羅蒂指出說，資本主義各國的自由——這就是掩飾在這個字眼裏所包含的各種實際奴役：經濟奴役、社會奴役、政治奴役和精神奴役的字眼。他所持的出發點，就是說現時資本主義各國的民主，甚至從形式方面來說也已被消滅了。

最後茄羅蒂果斷地提出了一個問題：「自由？這是一個橡皮式的字眼。它是在資本主義關係的範疇中，用來把一切形式的奴役掩飾起來的一個不可思議的字眼。」（見本書第三十七頁）接着又說：「現在是我們要問問我們講的究竟是什麼，並且也是要用適當的字句的時候了。爲了幫助我們正確地使用現社會中的語言，幫助我們在應該說自由才說自由，應該說神祕就說神祕，那末，用整整一本書來說明『什麼是自由』也不能算是多餘的。」（見本書第三十八頁）

羅齊·茄羅蒂以下的詞句來揭露資產階級關於自由的舊神話：

所謂「社會契約」的一切理論據以建立的資產階級的舊傳說，其內容是說，人在自然狀態之中是自由的，而社會却將其變成爲奴隸。但是魯濱遜——這是幻想的結果。實際上他永遠沒有存在過。自由也好，奴役也好，只有在社會才能存在。

資產階級的自由，也正如資本主義的僱傭奴役一樣，始終是與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私

有制聯系着的。在所有資產階級的憲法內，自由首先是當作自由支配自己財產的權利來規定的。資產階級社會的自由，就是私有者的自由。只有財產才能給予佔有財產的人以自由。而在這當中就包括着有資產階級自由的虛幻性，資產階級自由的內在矛盾性。如果說私有財產構成資產階級社會「自由」的基礎，那末這對於資本主義國家被剝奪了財產的大多數人民的關係又怎麼說呢？

顯然，對於被剝奪了財產的大多數人民，自由是變成了與其相反的一面，即變成了奴役。無產階級除了自己的勞動力外，什麼也沒有，就迫不得已將自己賣予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資本家，以便有機會勞作。

奠定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形式上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它給製造廠、工廠和礦山的所有者以關閉製造廠、工廠和礦山的可能，使成千累萬的工人遭受到失業、飢餓和貧窮的悲苦命運。資產階級的自由允許私有者毀棄生產品的儲藏，藉以維持市場上的昂貴價格。資產階級的財產和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給報刊和雜誌的所有者以權利和機會來散佈謠言與仇視人類的空氣，宣傳戰爭的必要與所謂益處、細菌戰爭、化學戰爭和原子戰爭的「利益」。但同時資產階級的自由，却禁止各族人民間爭取和平的鬥爭，因為這侵害靠準備戰爭發財的剝削者的自由。

這就是掩飾財政資本、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獨裁的現代資產階級「自由」的真實面目。恰如在古典世界的情况一樣，自由是社會少數人——奴隸主的自由，而是奴隸的不自由。